

亦舒新经典  
YISHUXINJINGDIAN

那才是她唯一知道的母亲，  
双手暖且软……  
子翔自小到大只认得这双手，  
它们为她梳洗，  
探热，做功课，收拾书包，做点心，  
安排生日会，筹备旅行……

# 早上七点钟的太阳

亦舒  
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  
花城出版社

亦舒新经典  
YIP SHU NEW CLASSIC

亦舒  
著

# 早上七八点钟的太阳

那才是她唯一知道的母亲，  
双手暖且软……  
子翔自小到大只认得这双手，  
它们为她梳洗，  
探热，做功课，收拾书包、做点心，  
安排生日会，筹备旅行……

广东省出版集团  
花城出版社

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授权出版,非经  
书面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。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(不含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及  
星马地区)发行、销售。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早上七八点钟的太阳  
亦舒著.

—广州:花城出版社,2006.10

(亦舒新经典)

ISBN 7-5360-4842-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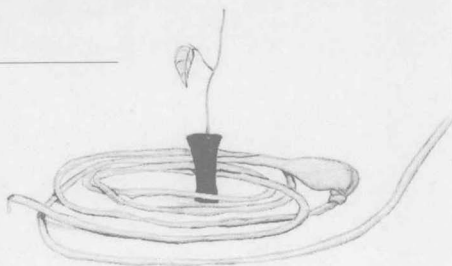
I. 早... II. 亦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19283 号

责任编辑:詹秀敏 李 谓

特约编辑:吴振弟

封面设计:黄炜瑜



---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东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5.875 1 插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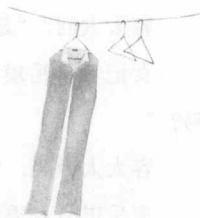
·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5360-4842-4/I·3804

定 价 19.00 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这是十年前的事了。

一个星期六，上午十时三十分左右，门铃响起，容太太对在书房练习小提琴的女儿子翔说：“别太吵，我去开门。”

原来子翔用的是一把白色电子小提琴，接驳到扩音器上，声震屋瓦。

门外站着两个端正的年轻人，容太太以为他们想推销什么，或是捐募代表。

他们却笑说：“我们是光明日报记者，请问容太太记得我们吗，我是张伟杰，她是李岳琪，五年前八月，我们也到过府上。”

容太太想一想，有点记忆，“是，你们找小儿子翔。”

“对，不过当时容子翔已经到美国加州理工工读书，所以今年我们一接到消息，立刻赶来，以免向隅。”



容太太问：“是什么事呢？”

女记者李岳琪说：“容太太，我们想访问容子翔，请问子翔在家吗？”

容太太微笑，“市内新闻繁多，贵报何必浪费宝贵时间。”

李岳琪有点委屈，“去年容太太也是这样讲。”

张伟杰说：“我们访问子翔的时候，容太太可以在旁听着。”

容太太连忙答：“我并非不信任两位，我是这样想：孩子们读书成绩略好，也是应该的事，有什么值得访问呢。”

李岳琪说：“容太太五年前也这么说。”

张伟杰不客气了，他一只脚踏进玄关，“容太太，十六岁的容子翔继兄长子翊考得全省第一名，一个家庭出了双冠军，为华人争光，我们想藉这篇访问鼓励新移民子弟，容太太，请你不要拒绝。”

李岳琪也说：“容太太，你太谦逊了。”

容太太想一想，“子翔年幼无知，你们多多包涵，我去叫她，你们进来喝杯茶。”

两个记者骇笑。

他们低声商议。

“容太太是真正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。”

“问问是否家庭遗传，到底喂孩子们吃了什么，读书如此聪敏。”

他们忽然听得响亮的几节乐章，记者虽不是音乐专才，却也认得是贝多芬的《快乐颂》，短短几句，奏得神采飞扬，欢愉无比，结尾又混合乐与怒节奏，音符活泼得似会飞舞。

这是谁？

一个短发圆脸大眼的女孩自书房探头出来，下巴与肩膀之间夹着小提琴。

记者深呼吸，“哗，还会弹琴。”

容太太连忙说：“她这个人勇于学习，一无所得，弹琴不过陶冶性情。”

大家到偏厅坐下，容子翔一直可爱地笑嘻嘻。

容太太叮嘱女儿：“哥哥姐姐访问你，正经点。”

子翔立刻答：“明白。”

容太太说：“我半小时后来看你们。”

记者细细打量子翔：大眼睛，光洁皮肤，头发乌黑，看上去同一般土生土长少年没有什么大分别。

李岳琪问：“十六岁读毕十二班，你跳过级？”

子翔答：“我小月生，同班同学一般比我大十个八个月。”

“你考几科？”

“九科。”

“平均分是九十八点九？”

子翔笑：“是呀。”

李岳琪大惑不解：“怎样获取如此高积分？可需日以继夜苦读？”

子翔吃惊，“不，不，只需专心听课，做齐功课，时加温习。”

“法文也拿甲级？”

容子翔笑了，“是，正确。”

张伟杰有点不服气，“法文这种鸟语式语文，怎样读好？”

子翔想一想，“勤练，勤写。”

“令兄已赴加州理工，你留在本国，还是南下赴美？”

“令兄？”子翔没听懂，“令兄是谁？”

李岳琪连忙说：“即你的哥哥。”

“呵，对，妈妈说过，犬儿是自己孩子，令郎是人家孩子，所以，令兄是别人的哥哥。”

李岳琪笑得翻倒。

到底是土生儿，法语比中文灵光。

张伟杰说：“子翔，你会留在本国？”

“是，我已获省立大学建筑系录取。”

“有什么志愿？”

“毕业后到联合国保护儿童协会工作一年。”

李岳琪一怔，“不是跟IM贝学习？”

子翔笑笑：“我想为孩子们做些事。”

李岳琪诧异，“你自己也还是个孩子，你怎么会那样想？”

子翔脸上稚气忽然收敛，“我每周末夜帮本地慈善机构到东边派发热汤三文治给街童，他们年龄有低至十一二岁，我想将来为他们出一点力。”

张伟杰问：“是为着提升自身的灵性吗？”

子翔抬起头想一想，“不，是因为这是我必须做的事。”

李岳琪鸣地一声。

张伟杰问：“你哥哥在加州理工读什么科目？”

“子翊研习微系统，就是任何利用微米作为计算单位的系统，研究领域范围很广，其中一项是探索食物细胞的机械特性，及分析半导体工业所用薄膜特性等。”

李岳琪问：“他会回来度假？”

“他到加州娜珀谷去学酿葡萄酒去了。”

李岳琪吁出一口气。

这时，容太太自书房走出来，“两位可问到什么？”

李岳琪说：“得益良多。”

“两位真客气。”

两名记者告辞。

回到车上，李岳琪说：“是天生的吧。”

“噫，忘记问容先生太太做何种职业。”

“容先生做建筑生意，容太太是家庭主妇。”

“噢，遗传一般。”

“我们过些时候再来，监察容子翔进展。”

“为什么有些孩子不喜读书？”

“父母总希望子女勤奋向学，可是谁也不知学业优异与快乐人生有何联系。”

张伟杰说：“成绩好可进大学，学历高易找优薪工作，受人尊重，生活稳定，这些，都是快乐因素。”

“容子翔可爱到极点。”



“她还小，将来，必然受社会污染。”

“真难得，她有理想。”

“你小时候理想是什么？”

“名成利就，穿得好吃得好。”

两人大笑起来。

七年过去了。

啊，日月如梭，光阴似箭，时光飞逝。

李岳琪一直与子翔维持联络，她成了容家好友。

成年后的子翔瘦了一点，双眼更大更亮，头发稍长，已在政府建筑部门工作，还有，她学好了中文。

一日，她与李岳琪谈到庄子的《逍遥游》。

子翔这样说：“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，月分晦朔弦望，七日一转，年分春夏秋冬，三月一变，朝菌晦月湿生，见到太阳便死，不知有朔月，蟪蛄是蝉，夏生冬亡，不知春天。”

岳琪想一想，“你读过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篇吧。”

子翔笑着接上去：“我知你指什么，莎翁每句都慨叹时间飞逝，生命无常，与庄子有异曲同工之妙。”

“李白也有类似叹息，他那著名的‘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’，便是抱怨时间大神。”

子翔说：“家母叫我多读唐诗及四书，比较积极。”

岳琪笑，“我喜欢红楼水浒。”

“噫，《水浒传》践踏女性。”

“并不代表那不是一本好书，我们学校里有一个教授，至今认为女学生不应入实验室，可是在他指点下得益良多。”

岳琪说：“子翔我比你大一辈，你不懂得在我们那个时候女性出来工作的确受到歧视，必须先讨得男同事欢心。”

“女性到底还有一把声音，可以站出来说话，儿童就任人鱼肉。”

岳琪微笑，“你似听到一种讯息，叫你行动。”

“去年暑假我在危地马拉帮修道院盖课室，整整三十天，写了详细日志，拍摄照片，投稿到《国家地理》杂志，惨遭退稿，他们只选瑰丽诡秘的题材：玛耶尼族兴衰史、玛莉安娜深沟中的海底生物、黑猩猩如何与人类用手语交谈……”子翔随即大笑，“看，怀才不遇的我抱怨良多。”

“我可以读你的建校日志吗？”

“在这里。”

子翔把一只公文袋递给岳琪。

“可否用中文发表？”

子翔笑笑，“在哪个城市的报章？香港、上海、台北，抑或新加坡？都会读者都喜欢看明星绯闻、名媛情史。”

“别小觑读者。”

“对不起，琪姐，恕我大言不惭。”

“像你这种年纪，没有大言，也就缺乏大志。”

容太太走过听见，轻责岳琪：“子翔就是叫你宠坏。”

她们都笑了。



李岳琪把公文袋带回家细读。

丈夫张伟杰看到了，“谁拍的照片？好不动人。”

“容子翔。”

“子翔做什么都成绩优异是因为她有一股热情。”

“是，从前我们都有这种推动力，不为什么，只想做到最好，不怕吃苦，不问报酬。”

“你在抱怨今日年轻人太过功利？”

“难得看到一个女孩子不讲脂粉名牌。”

“子翔是比较特别。”

张伟杰斟出冰冻啤酒，“容太太说子翔五岁时就讲，‘愚蠢女孩长大才去做拉拉队女郎。’”

岳琪笑得翻倒。

“一个人的志向在三岁时已经定好。”

岳琪叹口气，“我自己就一点方向感都没有。”

张伟杰说：“很难讲，也许子翔明天就恋爱结婚去，三年抱两，从此忙着做家庭主妇。”

岳琪说：“我会留意她的发展。”

“这几年你一直为子翔的动向做笔记，她是你的一项写作计划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子翔知道吗，她会否反感？”

“我开始动笔时自然会她。”

“让我们来看看公文袋内容。”

“首先，把世界大地图找来，我想确实验明危地马拉经纬度。”

他们知道危国在中美洲，西边是墨西哥，东边是洪都拉斯，说西班牙及玛耶语。

“子翔会西文？”

“她是通天晓。由此可见，一个年轻人愿意学习的话，不知可以吸收多少知识。”

“看这些照片，这是中美洲最高峰睡火山泰珠墨哥，瑰丽如仙境。”

岳琪已在阅读子翔的日志。

她一开头就这样写：“危地马拉一半耕地在百分之五地主手中，农民赤贫，纷纷涌入城市边沿觅食，七六年大地震后民不聊生……”

岳琪坐下来细读。

张伟杰体贴地切了一碟梨子给她。

“嗯，她在城郊扎营居住，无自来水、无电、无煤气、无卫生设备，由骡子载来少量清水过活。”

“这样过了三十天？”

“是，每日工作十六小时以上，一组义工共三十五人，全是来自各地建筑工程系学生，捐出材料及劳动力，联同当地神职人员及工人，三十天内盖成简单校舍，并且接驳到水电。”

“我不知在什么地方读过这个志愿团体。”

“可是读完也就丢在脑后，继续逛百货公司。”

“喂喂喂，我每月均有捐助宣明会。”

岳琪点点头，“各人尽各人力量。”



“当地无卫生设备，一定容易染病。”

“日志中有述及子翔出发之前注射多种防疫针。”

“容太太怎么看这种志愿行动？”

岳琪抬起头，“我若生那样可爱聪敏的女儿，我希望留她在身边一起喝茶逛街。”

“你很自私。”

岳琪低头看校舍逐步建成的照片，以及危国儿童天真无邪的笑容。

“看，贫童的眼睛一样大一样亮。”

“镜头内为何没有子翔？”

“她拿着摄影机。”

“可以叫人代摄影呀。”

“她不喜亮相。”

电话响了。

“琪姐，我们厨房少了义工，可愿过来帮忙？”

“子翔，我工作整天，腰酸背痛——”

“半小时后见你。”

岳琪放下电话，看着丈夫。

张伟杰笑，“我陪你去。”

岳琪心庆嫁得一个志同道合的丈夫。

位于贫民区的小厨房忙得不亦乐乎，每日做三百个三文治，包妥，深夜到街上派发，自备旅行车，车上还有护理人员带着药箱随行。

“这一区每晚有多少街童露宿？”

“天暖时约二百多名。”

“这种情况已持续多年，无药可救，是否同一批人，抑或每天有新血加入？”

“你可去访问他们，据统计，街童平均露宿流浪七年便会罹病或意外死亡。”

岳琪叹口气，把堆积如山的面包整理出来。

“今日做什么热汤？”

“蘑菇奶油汤。”

有人正把汤盛入杯中，盖紧盖子，用大纸盒子载了搬上车。

“北美繁华大城市竟有这许多街童。”

“羞耻。”岳琪压低声音。

“不可思议。”

义工队做惯做熟，沿街派发，每到一个十字路口，把小货车停下，街童及流浪汉自然聚集，食物虽然粗糙，可是足以饱肚，帮他们又一次度过潮湿寒冷的晚上。

义工知道一些人的名字，“积克，好回家了，快到感恩节，你不想一辈子在救世军总部吃感恩晚餐吧。”

那积克是鼻尖与眉端穿了金属圈的年轻人，门牙因营养不良已经脱落，皮肤粗糙结茧，手指关节红肿。

他同其他讨饭的人一样，狼吞虎咽，未有时间闲聊。

只听得子翔说：“芝儿，你精神欠佳，回家去待母亲照顾你。”

芝儿抬起头，绿油油眼珠看牢子翔，“回家？好让亲爱的继父偷窥



我淋浴如厕？”

她走开了。

张伟杰问：“附近可有卫生间？”

子翔答：“看到前边的卡巴拿酒吧没有？你可以借用。”

岳琪担心，“安全吗？”

子翔笑，“有艳女同你搭讪，你别出声就是了。”

张伟杰朝街角走去。

岳琪说：“子翔，做这种义工，你自己当心，千万不可落单，还有，戴上薄胶手套，不要与他们太过接近。”

子翔微笑。

“你又不是德勒撒修女。”

子翔见食物派完，关上车后厢，同司机说：“收队。”

“张伟杰呢？”

张伟杰借用完卫生间，整个人轻松不少，正想回小货车，经过窄巷垃圾箱听到一阵呜咽声。

他以为是猫，或是狗，并没有停下脚步。

但是那微弱的挣扎声似游丝般钻入他耳朵。

他是一个资深记者，对环境异常警惕，立刻自口袋取出笔型电筒，向垃圾堆照射。

满以为会看见一只受伤动物，但是巨型垃圾箱边什么都没有。

张伟杰再踏前一步，他看到一只黑色大胶袋蠕动一下。

他实在忍不住，把电筒插在帽沿，用双手去解开黑色垃圾袋。

袋口打开，他这一惊非同小可。

若是人体残肢至多大叫一声退后呕吐召警，袋里血肉模糊，可是有小手小脚，张伟杰看到小小圆圆的头颅，这分明是个初生儿！奄奄一息的他张嘴哀鸣。

张伟杰心灵受到极大震荡，他不由自主抱起垃圾袋，泪盈于睫，他听到自己轻轻说：“不怕不怕，叔叔带你去安全的地方。”

这时，义工找了过来，“张，张，你在哪里？”

他们看到了张，也看到他手里的包裹。

“我的天，快召救护车。”

“刚出生，脐带胎盘都在身上。”

“谁会替婴儿做人工呼吸？”

子翔答：“我会。”

这时，连谨慎的李岳琪都觉得救人要紧，立刻脱下外套裹住垃圾袋。

初生儿被捧到车尾放平，子翔一口一口为他做人工呼吸。

她一张嘴已可以罩住幼婴小嘴小鼻。

这时，救护车与警车已经赶到。

护理人员接过弃婴，“他在呼吸，各位善心的撒马利亚人，你们做得好。”

可是张伟杰的双手不住颤抖。

那晚回到家中，已经三点多。

张用热水淋浴，泡得皮肤发红，仍然去不掉那阵寒意，他喃喃问：



“谁，谁丢弃新生命？”

“比这新生命更凄惨的一个旧生命。”

“简直不能置信。”

“子翔说，不要问问题，能够做多少便做多少，千万不要问战区父母为什么不节育，国家缘何不保护人民，风俗为何重男轻女。”

“子翔好像非常镇静。”

“义工队司空见惯。”

“岳琪，试想想，我如果不是内急，又碰巧该时经过后巷，那小生命……”

“是呀，这叫缘分，他命不该绝。”

“谁，谁这样残忍？”

“叫你别问太多。”

第二天清早，子翔的电话来了，语气愉快：“幼儿救回来了，是男婴，重七磅十四盎司，看护叫他雅各。”

“我可以去看他吗？”

张伟杰中午到医院探访他自垃圾堆拣回的初生儿。

洗干净了，穿上衣服，雅各有一张苹果似面孔，十分可爱，同一般婴儿无异。

穿着白袍的张把他抱在怀中，鼻子又忍不住发酸。

看护轻轻说：“他有他的前程，社会署将交他给领养家庭。”

“你们十分豁达。”

“呵是，如不乐观，世界沉沦。”